

永樂大典

卷九三

屍字

卷九四

屍字

卷九八

兒字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三

二支

屍

洪武正韻申之切在牀曰屍在棺曰柩通作尸許慎說文廌終主从尸从死式脂切徐錯通釋終主從尸死聲主於身也申離及韻野王玉篇弛祇切司馬光類篇升脂切又天利切似皴貌鄭熊六書畧會意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尸楊桓六書統審母廌死者未斂也从死在屋下尸屋省文純注廌隸屍鵠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通作尸釋名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論語寢不尸注謂偃仰四體似死人陰時夫

韻府群玉陳也字漆博義商支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彘本作尸亦

死為意韻會定正審基切人死在牀之稱字切審基審聲殯屍

篆 廌

徐鉉 篆韻

廌

高勉齋學 書韻總

隸

廌

並六 書統

總叙

禮記屍之言天也陳也劉熙釋名既定死曰屍屍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論語寢不尸注謂偃仰四體似死人也白虎

通屍者何謂也屍之為言陳也夫氣忘神形體獨存未于語錄卷余正角謂屍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長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以

此推之。恐國君以上冕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爲然。若無他證。論缺之可也。

與尸

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又六三。尸。或與尸凶。象曰。師或與尸。大無功也。

溲尸

周禮天官大祝

大喪始崩。以辟皂溲尸。注

鄭司農云。溲尸。以皂浴尸。

馮尸

禮記喪大記。凡馮尸者。父子先。妻子後。注。馮謂扶持。服膺。跪。父母妻子謂

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也。

遷尸

禮記士喪禮。遷尸。注。徙於榻下也。於是無用歆食。

虞

尸

禮記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贈以幣。送死者於殯也。於主人贈祝先歸。

載屍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

熊負羈。囚知瑩。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尉。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遭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屍。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鞭屍史記伍子胥父奢。及兄尚。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後從吳王破楚入郢。平王已死。子胥掘其墓。出其屍。鞭之三百。西漢書王莽傳。陳歆言。虜犯遺者。皆效單

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其子登于長安。以視諸蠻夷。單于知死。咸立求其子登屍。莽選儒生能頗對者。送登屍。敕令掘單于之墓。棘鞭其屍。晉書載記。慕容儁傳。時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慮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踞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時崔岐潭已卒。亦剖棺鞭屍。宋史常安民傳。安民字希石。邛州人。登熙寧六年進士舉。後拜監察御史。上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故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而已。又何時傳。時馬臨江司理參軍。時郡獄相傳。舊斬一寇。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瘞為肉身。阜陶時。至取故牘閱此寇。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馬神乎。鞭之。湛於水中。人服其明。密齋筆記。姚萇掘符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存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萇又夢符堅將死。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死。渠中長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瘡。鑿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萇已報堅屍。尚

修屍

晏子內篇。景公之嬖妾。晏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能見夢邪。膚着於席不去。晏子曰。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修

屍莫而不收。謂之陳屍。及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誅。而內
嬖妾於僂倚。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馬之。

行屍

抱朴子內篇金

丹卷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
貴而已。豈非行屍乎。又論仙卷。行屍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

委屍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金八石小小之
藥。或立消豎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鬼攘却。虎豹破積。聚於臍臍。穢二

豎於膏肓。起卒死於委屍。逆
驚魂於既逝。夫此皆九藥也。

流屍

抱朴子內篇釋滯卷。林邑以神錄
王廣蜀以流屍帝。此五經所不載

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又辨問卷。蓋令流屍。而更主續後漢書
孫霸與太子和構隙。時全寄吳安孫奇。揚望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諧毀

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望屍于江。元穆以教諫戒望得免
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枕屍

續後漢書。司馬孚傳。曹髦遇弒。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屍股。哭之曰。殺陛下
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郭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以群公上表。乞以王

禮葬。棄屍

續後漢書。董卓傳。卓發何苗棺。出其屍。支解節斷。棄於道
邊。又殺苗母舞陽君。棄屍於苑。枳落中。通鑑記事本末。信

宋光啓三年。畢師鐸討方士呂周之敗。獲其黨諸葛殷杖殺之。棄屍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封屍**抱

子肉篇論仙卷。京觀封屍。仰干雲霄。新唐書楊思勳羅州石城人。本蘇氏。胃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

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貞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勳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

護光楚客。跡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屍為京觀而還。**投屍**南史宋宗室列傳文帝子

兵誅之。投劔濬屍首於江。資治通鑑昭宗光化二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蕪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屍清水。江清水。即清河之水。

登屍南史宋南平王傳元嘉中魏大武圍汝南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人薄攻死者與城

等。遂登屍以陵。**橫屍**資治通鑑隋紀開皇九年帝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

橫屍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衛懿公與仗人戰于葵澤。為仗人所殺。弘演納肝以殉之。舊唐書僖宗廣明三年三月丁卯朔。士

申沙陀軍與賊將趙章尚讓戰于成店賊軍大敗追奔至良天坡橫屍三十里王重榮築屍馬京觀金志開國功臣傳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眾皆懷懼又感寒雪深尺餘銀木先鋒接戰少頃車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銀木傳

剗屍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詔發劉從諫

屍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屍置速場斬剗之

問屍

新唐書驃騎傳苴那時大破吐蕃青海臘城二節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

使乞藏遮遮臘城兵馬使悉多揚朱節度論東柴大將論結突黎等皆戰死執龍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技于葱嶺乞藏遮遮尚結贊

子也以

閻屍

朝野僉載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閻其屍三年而葬

娛屍

百夷傳其俗父母志不用僧道祭則用婦

人祝於屍前諸親戚隣人各持酒物於喪家聚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碓杆為戲

僵屍

吳子圖圖

篇僵屍而哀之無違於仁矣太平廣記薊子訓傳子訓嘗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臂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

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殯之棺裂而去倦游雜錄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屍齒髮俱完春時游人多以酒澀口中呼為卧仙嘉祐

中有石方丈餘。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非仙者所竄。山靈不欲人褻慢也。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王晏球等於曲陽。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今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論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槌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屍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均。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宋史趙葵傳。金人叛。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覆。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歛而陣如故。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走未勝。遂北。斬首數千級。副統軍投戈降。

轉屍

漢書表死轉屍。應劭曰。死不

焚屍

禮。程子遺書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馬

禮。非孝子慈孫。亦不以馬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頃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馬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觀一埋。則便以馬深障巨恣。及親獲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馬為可。不氣哉。又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馬常。程明道先主為晉城令。

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先主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憐於遠致。授以烈火。愚俗視做。先主之教遂廢。識者恨之。江少虞類說。河東人衆而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取骨殖寄僧舍。以至積久。棄捐乃已。習以爲俗。韓推珪鎮并州。以官繼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及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歿墳柩葬之禮。惟胡夷禮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柩。齊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葉水心某泉州羅源俗。食死者焚屍。糜其骨。衆薰合和。凌風飄揚曰升天。以尤細爲孝。宋時林熙叔爲羅源簿。雕文禁止。治塚甃歲之。始變其俗。羅泌路史甚矣焚屍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愧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謂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後不養。既不養。後不葬。此何禮耶。曾子曰。慎終

連遠。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弊。惟不棄馬。種馬也。弊。蓋不棄馬。埋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滿流。微塵漂散。示以不逆。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陵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末代。不知其故。反徇夷俗。舉陵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求。妊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屍必疚。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生也。覺昏而夢靈。生真而死神。造物之所以謹其死也。立和表為神道。陳玄輿而設偽物。答塗鼓道。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安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柳。過者梳。是所謂安靈耶。方其熾焰。皮皴盡。蠟筋。縮胸。至有起而鐫者。茲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為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葬者。希薪燭。燻。素而鼓之。務竭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優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鳥祝而善識。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人。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為祝。將俾而為水仙。而第溺母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燻不

根之故措以爲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靈語。以爲祝其裸信乎。主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所有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餒。而問無齒決。其不情誣恃也明矣。曩予觀於祕閣。閑談有鄭氏張福詮者。責釋爲當所撰。其妻焚之中道。忽仆。既而譖曰。福詮震死。亦僭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爲罪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教良言象曰。教良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略耶。截千金之璧者。綈衣十襲。匣戶九高。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况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王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形乎。則波旬之叫吠。文珠之頓足。果遺形乎。然則今焉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孝子嘔孫。盍亦爲之却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貨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求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如。忠孝既昭。三鶴自戾。碑誄雖崇。無復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

直亦為之勸相而節度之乎。故指擲以歆之。指墳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于外。連連者。不失其處。而又馬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為佛事。說陰陽者。其亦處乎其可矣。史記酷吏傳。尹齊為淮陽都尉。病死。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歆。恐恣家亦燒之。屍亦飛去。西漢書廣川惠王傳。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袖中刀。問杖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宮問昭平。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置服。乃會諸姬。去以細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杖告去。去曰。虜乃復見我。獨可堵燒耳。掘出屍。皆燒為灰。續後漢書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塚。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北史齊本紀。武平五年。南安王思好。及尚書令唐邕等。大破之。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以唐邕為錄尚書事。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十二月己巳。勅蔣玄暉。身居密近。擅弄威權。常爵實官。聚財營弟。而苞藏悖逆。稔侵奸邪。雖都市已震於極刑。而屈法尚嫌於眾怒。更示焚棄之典。以懲願負之蹤。且追削馬光逆百姓。仍委河南府燒屍於都門外。聚眾燒屍。契丹志。天贊六

年夏四月朔。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叛。莊宗中流矢而崩。善友歛樂器覆屍而焚之。樂善錄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詰之。則曰。我回北村趙小大也。尋以牧羊墜山下。大怖問。一念嗔然。奮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之。則我身也。方知已死矣。欲投殼。既不能。欲捨去。又不忍。盤旋狼狽。久無依歸。忽見父母慟哭而來。不勝感愴。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終不聽。奪其衣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馬一老人相引至此。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語。我嗚呼人。至於死。誠亦可憐。欲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今聞知。亦有何力量而能馬作救護人之臣生。其可不速自澡雪。使冤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着衫。去如脫襖。豈不愈於大夜無歸。惺然但守於枯腐者乎。棠陰此事。劉澆知耀州。有盜掠人子女。擒獲即詐死。伺問即逸去。再捕得。復然。澆令焚之。鄭克曰。掠人子女之罪。法不至於戮死。若晝時埋之。且使人守之。其徒亦何能為耶。雖盜善伏氣。而土塞鼻。數日之後。與焚之等矣。雖不焚可也。

收葬會屍

續後漢書。鍾會傳。會死。功曹向雄收會屍葬之。司馬昭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優相

容。其如王法何。唯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宜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收抱章屍**前漢書雲 啟傳啟師

事同縣吳章。王莽秉政。章生要斬。弟子千餘人。莽以馬急黨。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啟時。馬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

歛葬之京**收葬蕃屍**東漢書陳蕃傳蕃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 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即日害之。其友陳

留朱震時為廷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 繫獄合程桎。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

還逸**乞葬譚屍**相臺志王脩事袁紹子譚。譚馬太祖所戮。脩遂 詣太祖。乞收葬譚屍。然後就戮。太祖嘉其義。聽

之**求崔杼屍**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亂。食群公子。故鉏在 魯。叔孫運在燕。買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

之。且其器用。而及其色。馬釋盧蒲嬰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 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

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 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逆樂**

祁屍

左傳定公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屍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于梁之屍

止樂祁

屍

左傳定公八年宋樂祁使于晉被執至是歸卒于大衛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屍以求成焉乃止諸衛

問白公

屍

史記伍子胥傳葉公虜石乞而問白公屍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焉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告

叱賈謚屍

晉書閻縱傳賈謚被誅縱過叱謚屍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歸求父屍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元年顏杲卿子泉

明馬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馬史思明所虜棄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父屍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復謀屍棺斂

哭求父屍

唐書朱甘傳河南人楊宰有至行父茂卿從事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宰之兄弟三往

索父喪慮死不果宰自洛陽走常山二十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憫意感解以屍還之單練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痛銜哀兩血行路稠人亦為揮涕未甘以書薦於尹後宰亦舉進士樂善錄饒城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城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絕明日父屍乃出

菴魚。是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鄙傷小民。莫不驚嘆。嗚呼。賊本漁人。具知禮義。但以一念為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戰。大哉孝乎。金史張中孚傳。中孚父達仕宋。時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歿。中孚涕請達父屍。乃獨率部曲千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屍。還其父屍。

舊唐書劉德威傳。德威孫易從。登岐州司兵參軍。易從父審禮。馬行軍總管。擊吐蕃。兵敗。罵所執。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跛脊過禮。吐蕃哀其志。行還其父屍。拒易從。徒跣萬里。扶護歸於彭城。馬朝野之所嗟賞。遡峽求父屍。

宋史秦傳序傳。傳序充雙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卷至。傳序督士力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荆湖間。子奠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馬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側。久之。錄其次子煦為殿直。厚賜其家。煦卒。後以其弟功為三班奉職。間行求父屍。

宋史馬元方傳。元方父應圖。嘗知順立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為浮屠。間行求父屍不得。訴於朝。帝哀之。為官。其兄元吉。

戰處得父屍

宋史高斯得傳。斯得知汾州。據之子也。端平二年九月。據死。事于汾。時元丘屯汾。斯得日夜西

向疏泣。會其僮至。自汚。知稼戰沒。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見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痛不已。

投牋求弟

屍

吳苑河內荀儒。字君林。永水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屍。積日不得。設茶水側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水開。屍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詐認弟屍

北史魏李崇傳。崇馬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群慶賓。兄弟生爭。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復役。迫

責。規絕名買。乃認城外元屍。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人莫能辨。有女巫陽氏。見屍。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蘇顯。商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詣慶賓曰。僕在北州。北有人過宿。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群。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在揚州。相圖城內。嫂姓徐。君幸矜愍。馬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必重相報。今且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是故相遣。申此意。君欲見顧。我何當放。買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失色。求少停。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目誣。尋思安亦為人縛送。

兄焚弟屍

容齋三筆